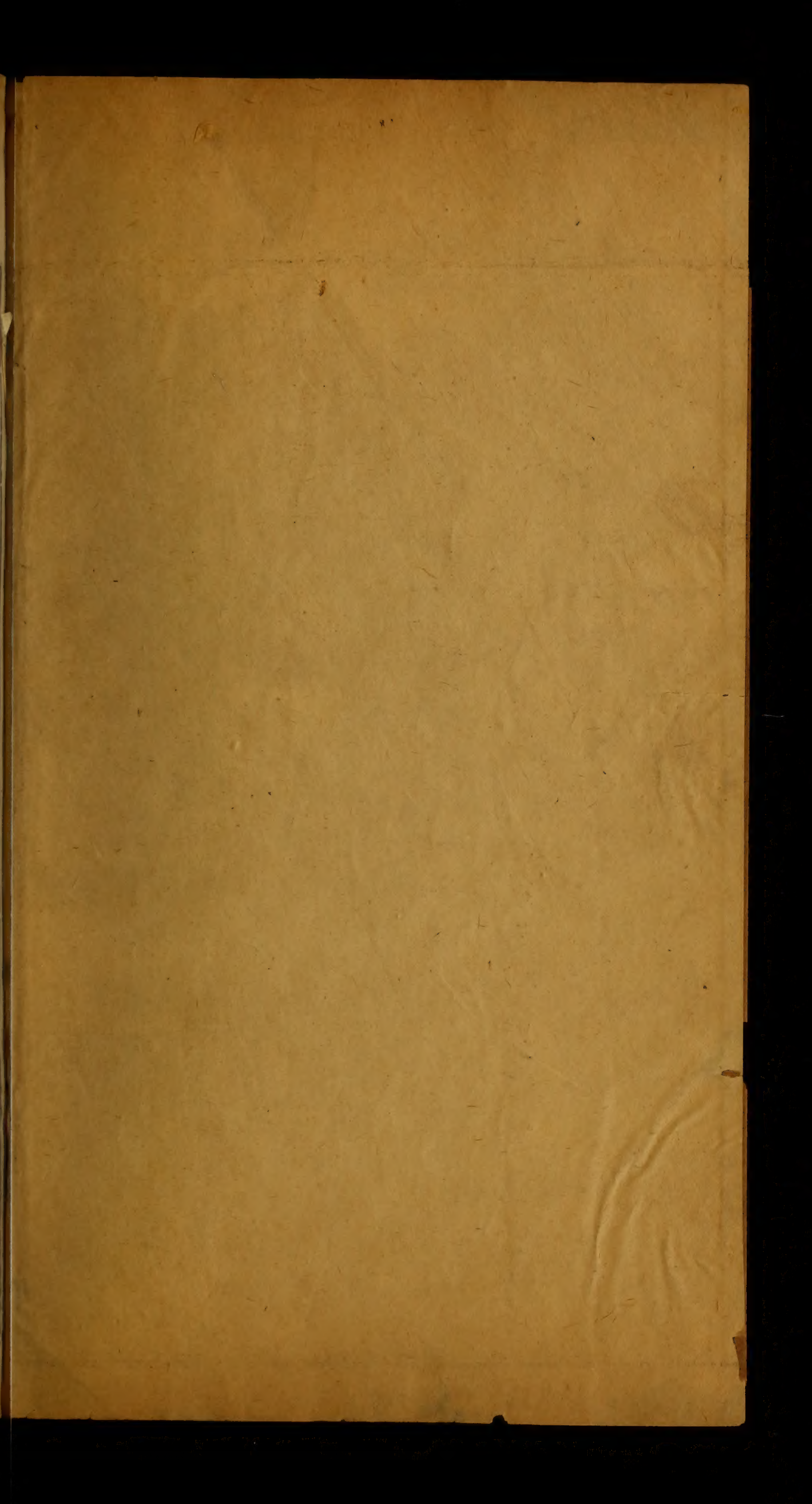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一

七世孫　柱　嗣刻
王嫡孫　珂　編進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經進家集上

奏議上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紹興七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臣岳飛狀奏賊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廵越在海隅天下臣民咸痛心疾首願伸鋤耰梃致死於

敵陛下審量此舉累年於茲雖分命將臣鼎峙江漢皆僅
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
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
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利害最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
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
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向者寢閣之命聖意已堅何至
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上稟成算不煩濟師只以本軍
進討庶少塞瘝官之咎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
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效茲焉

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臣昧死干冒天威取進止

乞移都奏畧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使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金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乞進屯淮甸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復之計

近傳聞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逼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非士衆本心亦聞半路逃歸者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勢彼必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即亦無賊馬侵犯惟是淮甸迫切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于破滅仍乞别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施行取進止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指揮劄子原缺

乞祗謁陵寢奏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

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臣伏覩正月十二日降到赦書
金人交割河南州縣内京西河南府臣所管地方竊自劉
豫盜據以來祖宗陵寢久廢嚴奉臣不勝臣子區區之情
欲乞量帶官兵躬詣灑掃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虜情奏畧

北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奸受禍
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
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
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祗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

奏審謁陵寢行期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契勘今日祇謁陵寢使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已到鄂州臣現辦集行役只候得士㒟張燾關報行期便同起發或恐陛下別有使令願賜一一訓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張所復官奏畧

臣竊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招撫使張所建炎初因謫官到潭州界内爲凶賊劉忠逼勒誘脅終不肯從遂至

被害累經恩例因無人申請未曾牽復臣按所質本疎愚蒙朝廷識拔當艱危之際奮不顧身能以節死欲望聖慈矜憫特賜追復原職以激忠義之氣

請定儲嗣奏畧 紹興十年

今欲恢復舊疆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仇之意

乞乘機進兵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河南北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得衛州忠義統制

趙俊差人齎到申狀云比遣兵渡河會合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已收復趙州丁當又遣本司統制梁興董榮兩軍過河河北州縣往往自亂民心皆願歸朝廷乞遣發大兵前來措置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衂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取進止

乞劉錡依舊屯順昌奏畧

臣契勘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順昌府舊屬京西合撥就本路其現缺守臣並要岳飛分撥兵將嚴爲守備劉琦候岳飛差到兵馬將所部起發前去鎮江府聽候指揮使喚臣契勘本司所管軍馬已分布調發前去陝虢西京陳蔡潁昌汝鄭州一帶并有差往河東河北措置事宜已兩次申奏乞將劉琦一軍且令順昌屯駐庶幾緩急可以照應

乞止班師奏畧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衂銳氣沮喪內外震駭

聞之諜者虜欲盡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强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籌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赴行在劄子

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取順昌府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筆處分前赴行在奏事伏乞睿照　即奉十二金牌班師奏也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　紹興十一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近據探虜酋將自壽春等處入寇淮

西臣契勘目節上流未有賊馬侵犯欲乞聖慈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共相掩擊兵力旣合必成大功伏望速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乞檢坐張俊等會兵去處奏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臣准御前金字牌遞到親札一道臣已拜恩跪領訖伏讀聖訓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等併力相拒令臣提兵合擊或來江州或出蘄黃繞出其後臣仰體睿眷願竭愚鈍令日巳抵黃州現前去舒

蘄州界相度形勢利害看賊意向別行措置不知張俊等
會兵在甚處庶臣得以照應謹奏

乞出京洛及蘄黄奏 俱缺

乞發回親兵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狀奏臣切照諸路軍馬已撥屬御
前今來臣有帶到親兵等除量留當直人從其餘盡數欲
乞發遣却歸本處所有鄂州及襄陽州軍有已前發去防
險把截人馬及淮東西軍馬伏望聖慈早賜措置庶幾緩
急賊馬侵犯有所統攝不致悞事取進止

乞搬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日嘗具奏劄干冒聖慈欲乞先次搬妻及男雲一房來行在臣今欲乞盡數挈勘一同來行在於任取進止

乞攜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日嘗具奏劄干冒天

慈欲乞先次般挈妻及男雲一房來行在臣今欲乞盡數般

[illegible]一同來行在外住取進止

岳鄂王金佗粹編卷之十二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柱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經進家集中

奏議下

乞侍親疾劄子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荆襄等路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輒具危懇仰瀆宸聰臣愚戇之迹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

仰酬恩遇之萬一思報之心寧有窮止臣今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無他規避暫乞許臣在假以全侍養之情將本軍人馬權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啣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慄激切之至取進止

劾劉康年僞乞恩澤奏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充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係臣畫一陳乞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乞授文資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僧慧海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蓋臣先于鄂州駐劄日遣本軍提舉事務官武功大夫劉康年將收復到襄漢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進臣以鄂州去行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鈌少戰馬倒死者多遂令康年齎空名印紙因便將帶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康年將前項印紙擅行書塡陳乞臣之私事竊念臣冗賤凡才誤蒙陛

下擢任兢兢旦夕每懼不勝任使如臣近者蒙恩以收復
襄漢六州郡寵加旄節臣凡五具懇辭不敢祇受慮或取
誚公論有玷清朝敢謂康年遽上此請方國家多事之日
陛下宵衣旰食親御六師經理戎政臣雖至愚極陋豈不
知捐軀效命少圖補報況復敢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臣
若不披露肝胆力爲辨雪天下其謂臣何伏望陛下察臣
悃愊實未嘗敢萌此念乞將上件恩賜早爲追寢仍將劉
康年妄行書塡印紙情罪明正典法所有臣不合令劉康
年將帶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伏乞同賜黜責施

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寢罷劉康年僞乞恩澤奏畧

契勘臣近奏聞劉康年妄行書塡印紙乞賜追寢恩命仍將康年明正朝典臣見在本軍待罪乞同賜黜責施行奉聖旨岳飛放罪劉康年罷神武後軍提舉一行事務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仍追奪收復襄漢等賞毋封國夫人係是特恩可依已降指揮餘令改正臣以猥瑣之質曲荷天地廣大之恩終不加罪保全微臣臣雖隕首無以仰報聖德重念臣奮迹單微今來濫厠承流於法毋已是當

封淑人遭際陛下於臣前三事特賜辨明皆已施行獨有臣母國夫人號未蒙改正竊惟封爵自有彝制豈可躐等超遷若因劉康年妄請陛下必欲以封臣母不惟臣分不安亦公論不以爲允伏望聖慈憐臣愚懇之誠俯從所欲將臣母褒封速賜追寢以正名分

乞終制第一劄子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聖旨令岳

飛芻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
孤賤之跡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
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
河以來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搬挈得脫
虜禍驚悸成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
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
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之微固深鄭
戴然臣重念為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
經之制面顏有靦天地弗容且移孝作忠事有本末若內

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搬挈扶柩前來欲于江州及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格外賻贈奏

草土臣岳飛狀奏臣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二道奉聖旨岳飛母身亡已降指揮起復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疋兩令戶部支給所有葬事令鄂州恊力措置施行臣上荷聖恩惟知感泣契勘臣今搬挈家屬扶護母喪已至江州瑞昌縣擇定江州界營葬臣以月俸之餘粗足辦

集所有上件恩數并格外賻贈伏望聖慈並賜寢罷庶安
愚分謹錄奏聞

再乞終制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比具奏辭免起復今月初一日准御
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起復不得再有陳情者伏念臣叨荷聖恩實倍倫等惟則
盡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
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
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災屯如此不能任事况臣一介微劣

若學術稍優謀畧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乏之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賈作銳氣苟不罄瀝血誠披告陛下則他日必致顛隮上辜委任伏乞睿照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進止

再辭太尉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貢丹誠具奏乞追寢太尉恩命令復準賜到告命一軸螻蟻之私未回天聽不免再瀝悃懇伏念臣頃自天下兵興時實有志于奮揚皇威削平僭亂

以為北虜未滅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覬覦高爵厚祿之心既而悞蒙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責任以來荏苒積歲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之官爵歲遷月轉豈不有負初心況臣現今官職不爲不崇豈容一向叨竊不自愧耻伏望聖慈特賜哀矜察臣愚悃收囘大命庶令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報厚恩不致犯盈滿顛隮之戒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見寄納平江府軍資庫取進止

請以明堂恩補張所男奏 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

田大使臣岳飛奏臣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
于文資內安排臣技能蔑取勛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
帥伏念臣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
造於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
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閤
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
蒙朝廷貶謫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爲
國捍難者不爲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
恩寬大終于一切矜貸若張所實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

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
欲望聖眷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
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開府劄子 紹興九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
使臣岳飛奏正月二十四日准都進奏院遞到白麻一道
除臣開府儀同三司者臣初捧制文尚懷疑惑豈謂非常
之典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幹辦官王敏求
差人齎到前件誥一軸乃知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閫之

寄例進優秩不惟臣一己私分愈切驚惶至于三軍亦皆有靦面目伏念臣奮身踈遠叨國顯榮每懷尸位之憂未效分毫之報豈可因此霈澤遂乃叨預褒陞伏望聖慈持其睿斷毋嫌反汗亟寢誤恩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寄收以待朝廷追取外冒犯天威無任感激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所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奸詐臣于面對時已嘗奏陳竊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

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
人實欲盡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
之意萬一臣冐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
體仍望以此貼黄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
乞睿照
乞解軍務劄子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
臣岳飛劄子奏臣聞事君以能致其身爲忠居官以知止
不殆爲義伏念臣受性愚戇起家寒微顧在身官爵之榮

皆陛下識拔之賜苟非木石寧不自知每誓粉骨麋軀以
圖報稱然臣濫冒已踰十載而所設施未效寸長不惟曠
職之可羞況乃微躬之抱病蓋自從事軍旅疲耗精神舊
患目昏新加脚軟雖不辭于黽勉恐有悞于使令願乞稍
遂于退休養痾漸獲乎平愈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和
好已定偃武休兵可期歲月則臣之所請庶無避事之嫌
伏望俯昭誠悃曲賜矜全令臣罷兵退處林泉以咏歌陛
下聖德爲太平之散民臣不勝幸甚倘他日未塡溝壑復
效犬馬之報亦未爲晚臣無任激切戰慄俟命之至取進

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臣岳飛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可落閤職與轉武顯大夫遙郡刺史者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分必有非常之功然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常存乳臭雖累經于戰陣曾未見于事功比者仰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惟使雲志氣怠惰而臣益切盈滿之愧況臣已竊身通顯既

有倖冒之名今併與其子而倖冒焉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告命庶使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問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受之未晚臣無任感激戰慄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五劄子 紹興十一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伏蒙聖恩除臣少保臣四具劄子辭免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竊以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貪慕爵祿務一身而不以

國家爲念則非臣所忍爲也比者羯胡敗盟肆爲殘忍再
犯河南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駑礪鈍兾效尺寸以報陛下
之恩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使臣
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恐不足爲士卒勸而報恩無所
萬誅何贖伏望聖慈追寢成命姑詔有司留以爲臣異日
涓埃之賞取進止

辭免男雲忠州防禦使奏畧紹興十一年

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
恭依睿筭與賊决戰于陳穎之間男雲隨行迎敵雖有薄

效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領邊防賞典過優義不遑
處伏望聖慈追寢異恩庶使雲激厲庸劣得以勉圖報效

辭初除銀絹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奏准御藥院官衛茂實奉聖旨以
臣初除樞副依宰臣例支賜銀絹一千疋兩臣遭逢聖眷
至厚至渥既擢任于樞庭又錫賚以多物內外情文靡所
不盡陛下待大臣之禮斯已至矣但臣秉生奇蹇賦分寒
薄夙夜震驚恐不足以當陛下錫予之厚伏望聖慈收還
所賜銀絹庶使臣稍安愚分不致有盈滿顛隮之虞取進

止

辭男雲除帶御器械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奏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岳雲除帶御器械伏念臣叨被聖恩擢置樞府靜思無補已極汗顏臣男雲年少蠢愚未練官業今遽處以御帶之職深惟此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膺其選陛下爲官擇人豈可令騃幼濫充知子者父實不遑安不免披露愚悃上于天聽伏望聖鑒追回已降指揮差遣庶免顛危少安愚分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二劄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奏臣已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至今累日未蒙俞允竊惟臣性識疎闇昧于事機立功無毫髮之微論罪有丘山之積加以望輕任重德薄寵殊荷聖眷之兼容在孤忠而益畏煩言沓至私義奚安欲免累于明恩理合圖于亟去伏望睿慈察危情之難處施大造之曲成聽還印于樞庭許投身于閒地乞檢會臣前奏早降處分施行取進止

第三劄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奏臣已累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者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閔愈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淵聰伏念臣濫厠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如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于終始宜遠引于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早降指揮許罷機政取進止

辭兩鎮及在京宮觀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臣岳飛劄子奏伏蒙聖恩賜臣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告軸仍奉朝請臣已謝恩外緣臣見具

劄子辭免已將告命寄納臨安府今月十四日奉聖旨不允竊惟兩鎮節旄國家盛典非有大勲詎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謂智術疎淺坐縻歲月考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冐榮矧内祠之任得近清光朝廷所以敬老尊尊用昭異數在臣微分豈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骨碎身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零重念臣才疎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陳濫當優寵必致顛隮上辜聖眷伏乞睿照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三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經進家集下

公牘

乞准南重難任申省狀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

申飛近准指揮差充通泰州鎮撫使仰認朝廷使令之意

除已一面起發前赴新任外契勘金人侵寇虔劉其志未

支要當速行勦殺殄滅淨盡收復諸路不然則歲月滋久爲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飛今來所請乞將母妻二子爲質免充通泰鎮撫止除一淮南東路重難任使令飛招集兵馬掩殺金人收復本路州郡伺便迤逶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飛生平之志得以少快且以盡臣子事君之節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照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小貼子　飛今來所管官兵一面催發前赴新任如蒙允飛所請即乞速賜指揮亦不敢仰干朝廷別添軍馬

伏曩鈎察

申劉光世乞軍馬糧食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鎭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飛昨奉聖旨差充前件差遣于八月十五日還至宜興十八日起發赴任廿二日至江陰軍歇泊據探金人見圍楚州飛逐急權差統制王貴押軍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躬親先入泰州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鎭撫趙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馬糧食并差喚王貴等兵盡到泰州差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憤與金人大寨不

遠惟是飛新復建康之後士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到任未及旬日芟蒭糗糧一一匱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于倒垂不可頃刻寧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日之糧令飛激厲士卒徑赴敵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裨相公盛烈上以寬主上深憂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申劉光世進兵狀畧

竊飛以行伍賤隸辱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歿難報係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尚當僇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

蒙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捐軀徇義之秋切緣鎮撫王林
郭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赴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
發卽目尚未知屯駐去處使飛孤軍委實難以支吾今月
十二日准本路遞到今月六日指揮飛已遵稟外契勘金
人盤泊日久連破諸鎮王林等各歛兵自保其志已驕卽
目承楚一帶民戶逃死別無鹵掠易于攻卻據報金人急
攻楚州萬一疎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十五日具
申使司去訖一面起發前往承州措置勦殺伏乞特捐一
二千之衆別差統制一員前來犄角庶立大功不至土悞

國事

申審招安申省狀 紹興二年

中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契勘湖東路見今盜賊嘯聚動以數萬李宏在岳州劉忠在湘陰曹成在賀州作過其餘盜賊不少除見措置勦殺外其中若有能改行自新者未審合與不合招安如許飛招安望給降金字牌黃旗十副仍乞差官押付飛交割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再論慶州平益賞劄子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劄子契
勘飛今年討捕虔吉州盜賊山寨計數百餘座其吉盜如
彭鐵大李動天兩寨結連肆毒其徒侵犯江西湖南及餘
首領號爲十大王㚢點最甚虔盜如陳顒羅閑十等四百
餘黨自爲頭目各成寨柵其徒十餘萬結爲表裏拒敵官
軍尤屬猖獗特頼山險侵犯諸路廣東則循梅潮惠英韶
南雄以至廣州江西則虔州南安之雩都江東則建昌軍
福建則汀州邵武等皆爲所攻劫縱橫多年飛項奉旨提
兵往討時當夏暑而將士奮不顧身爭先用命以獲平蕩

首領並就生擒一無遺類向非賞罰明均何以使人盡力若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今年賞功乞依去年韓開府收捉福建范汝爲恩例施行庶使兵將有所奮激而緩急可以倚仗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　飛近蒙朝廷褒擢累具辭免不蒙俞允即非欲夸大微勞以謀身計蓋恐朝廷將來別有使喚庶得將士盡力區區之懇盡畢于此伏乞鈞照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等制置使

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收復襄漢仰遵廟謨已克平五郡惟信陽軍未下已調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御前處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見奏聞皆蒙俞允但防守之策正在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逐處屯駐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況今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宜嚴備比聞諜報虜意難測飛朝夕計慮不敢遑處且以初者恢復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金人劉合孛堇偽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偽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君相之祐成此薄效今既

得之實控上流國勢所資尤宜謹守飛所乞六萬兵雖蒙
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後抽摘葧恐水勢未減江
湖浩漲楊么未可措手縱待十二月正月間湖水減落便
能平治方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共計二萬八
千六百餘人輜重火頭占破在內欲望詳酌令湖南留軍
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起發及江西軍馬
內勾撥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計此
五項共二萬人內有不堪披帶輜重火頭之類不下三五
千人餘乞朝廷摘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列

舊郡爲久安計利害最重刻不容緩謹具申省伏候指揮

乞許踏逐補官申省劄

鎮寧崇信軍節度全銜岳飛申契勘湖北等路如有闕官自知通并州縣官許飛踏逐强明淸幹官令先次供職外申奏朝廷給降付身仍許薦舉改官陞擢差遣伏候指揮

乞踏逐辟差屬官申省劄畧

契勘本制置使司事務全藉官屬協力欲乞差設叅謀叅議各一員主管機宜文字一員書寫機宜文字一員幹辦公事六員準備差使八員檢點醫藥飰食二員不以現任

寄居待闕許飛踏逐奏差令先次供職不得辭避

辭男雲奇功賞中都督行府劄畧 都督係張浚

准都督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丁當內奇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

梁興奪河申省狀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太行山忠義社保密爲內應今據頭領梁興等二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乞襄陽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劄子

檢校少保全銜 岳飛劄子契勘襄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原係京西南路今來收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作京西南路庶路分速歸舊制以稱朝廷正

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指揮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全銜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路收復以來未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欲望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庶得官吏勤于職事不敢苟簡以稱朝廷勵精核實之意伏候指揮

乞便宜黜贓吏申省劄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全銜岳飛劄子契勘飛一介寒微猥蒙陛下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稱飛管下州郡累經殘破

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吏或有蠹政害民贓污不法者當此安輯之初易于騷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指揮如有此項之人許本司一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名奏聞期于官吏修職不敢苟簡伏候鈞旨

乞褒贈張所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劄子竊聞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如歸則非忠義之士弗能伏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

所以忠許國奮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凛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守死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朝廷已追復原官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欲望更賜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威嚴飛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珂按原編奏議分三則其列於首者皆兵事節度關繫最要次則辭官及內艱等奏又次則爲戎捷公牘亦分爲三係戎捷者過半珂丙辰之刻其最要奏議因板多殘缺以致遺漏十餘首公牘亦然今幸蒐輯無遺謹增

入二卷至戎捷各奏各公牘皆行實內所備載者頗傷繁複敢為節去焉景詳稽始末竊歎先忠武王精忠貫日殊勳格天分陝京楚近十年無日不以恢復中原為念其為功於恢復者有二焉南渡半壁荊襄實為要害無荊襄則不能立國王竭力以圖收復既復六郡悉心保障其拳拳進奏武備外一意綏民擇官料吏勞來安集而屯田水利之興朝野竝賴民懷其德甚於甘棠思召伯焉由是荊襄數千里國勢鞏若金湯善夫　本朝朱文端軾之言曰襄漢王手自措置終宋世視此以為

存亡其為邦本計一也王嘗言欲圖恢復奇兵當在河北時中原雖陷沒民心謳思宋德忠義結約憑依山寨思以背金還宋者何啻百萬王遣人宣諭德意太行忠義社梁興等後先奪河來歸以致朱仙告捷中原響應皆識旗以岳為號百姓之具糗糧載香盆以候王師渡河者踵相接也故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向使金牌不下痛飲黃龍直轉瞬事耳所謂上兵伐謀張浚所謂措畫甚大高穎所以有願贊襌王十年連結河朔之請其為國遠圖一也論王者不於此是原但贊其戰勝攻

取用兵無敵無乃未覩廬山真面目耶至建儲有奏請恢復止班師有奏及辭辟召避榮寵則當時縉紳後世清議如晏敦復脫脫輩已論之悉矣茲弗贅士景謹識

請旨如畏救彼泥淀帶已諭久悉矣茲勞發上是諭

派役止班師有奏及籌辦進漕則當請給後世

坂川兵無敵無乃太後盧止近而目則己[illegible]

岳鄂王金佗稡編卷之十四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杜嗣刻

廿一世孫士芸重訂

經進家集下

檄　律詩　詞　題記

奉詔移僞齊檄　紹興七年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台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

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憤不平之氣今王師已盡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而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人等原非本意諒皆脅從屈于賊威逃歸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危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

能開門納欵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當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益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惡名順逆兩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牓在前各令知悉

題翠巖寺 寺在南昌府治之西山去府五十里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中躡翠微忠義必期淸塞水功名直欲鎭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

三關迎二聖金甌席卷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盧山東林禪寺僧

溢浦盧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征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叮嚀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從駕遊內苑應制

勑報遊西內春光藹上林花圍千朶錦柳撚萬株金燕繞龍旂舞鶯隨鳳輦吟君王多雨露化育一人心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
閼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誄適齋先生

兩渡巳三紀衣冠今幾存傷心尖故老回首望中原去國
權臣力全軀聖主恩致君堯舜日哀意托空言

題驟馬岡

立馬林岡豁戰眸陣雲開處一溪流機舂水泚猶傳晉黍
秀宮庭孰憫周南服只今殲小醜北轅何日返神州誓將
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

題鄱陽龍居寺 饒州府城東八十里

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復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語為雨濟民憂

題池州翠光寺

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疎外征帆杳靄間余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還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新淦蕭寺壁

膽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題雩都華嚴院

手持竹杖訪黃龍舊穴空遺虎子蹤雲鎖斷巖無覓處半山松竹撼秋風

小重山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滿江紅詞

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戎

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
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奮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
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
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
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
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
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

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霓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欵曲遊賞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

寺僧紹興改元仲春月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㸦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此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題于壁時紹興三年十月初七日

景按亦齋公之敘家集也有曰缺其卷尾以俟附益則知蒐訪採錄當時信有未周如龍居寺詩原集未載今

見饒州志及陳眘公集眘公極賞中二句以爲直逼唐人佳境題驟馬岡華巖院詩俱見江西通志滿江紅詞送張紫巖詩王親書碑刻具存而名人和其詞者亦衆楊升菴讀之曰飢餐虜肉渴飲血岳侯之仇金其甚哉若內遊應制誅適齋翠微亭新淦寺詩則具載家譜此皆王生平眞作所當增入奚疑大營驛題記并金沙寺記唐荆川先生竝勒之石且云侯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復中原迎二聖惓惓然若赤子之於慈母其知王之心尤深矣史稱王循覽經史元丞相脫脫稱王文武

全恭其見于文章忠義之言溢出肺腑有詩[illegible]
陳君公讀良馬對謂淵淵乎有道之言焉洵非虛語也
又紹興初王嘗親書墨莊二字貽吉安劉氏於楚有一
經堂與乎至寶諸書今真跡未泯摹刻幾遍天下縉紳
家咸珍之筆勁而秀宛然顏柳書法憶詩文翰墨所在
稱絕殊與精忠茂蹟並垂日星而不泯也千載而下誰
得僅以名將材目之曩讀諸名家制義有王制義數首
與荆公文山作並存因閱前賢詩文傳稿未有插入制
義者姑缺而未錄云士景謹識

義者若欲覓而未獲云士崇謹識

與劉公文山作述於因閱前賢詩文碑帖未有集大全
得備以名將材目之爰讀諸名家制義有王制義數首
稱紹孫與楮忠茂讚述垂日星而不泯也千載而下誰
家威公之筆勁而秀宛然顏柳書法臨詩文翰墨所在
經堂與平至寶諸書今真跡未泯摹刻幾遍天下縉紳
又紹興劉王當親書墨莊二字與吉安劉氏於茲有一
陳希公讀其思對論湖淵乎有道之言誌河非虛語也
全錄其見于文章忠義之言治古[illegible]

補遺

宜興張氏園題記

近中原板蕩金人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戎大小二百餘戰雖未及遠涉邊荒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戰而復今且休兵養卒以待如或朝廷見念賜余器甲使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卽當遠入邊庭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土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偉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河

朔岳飛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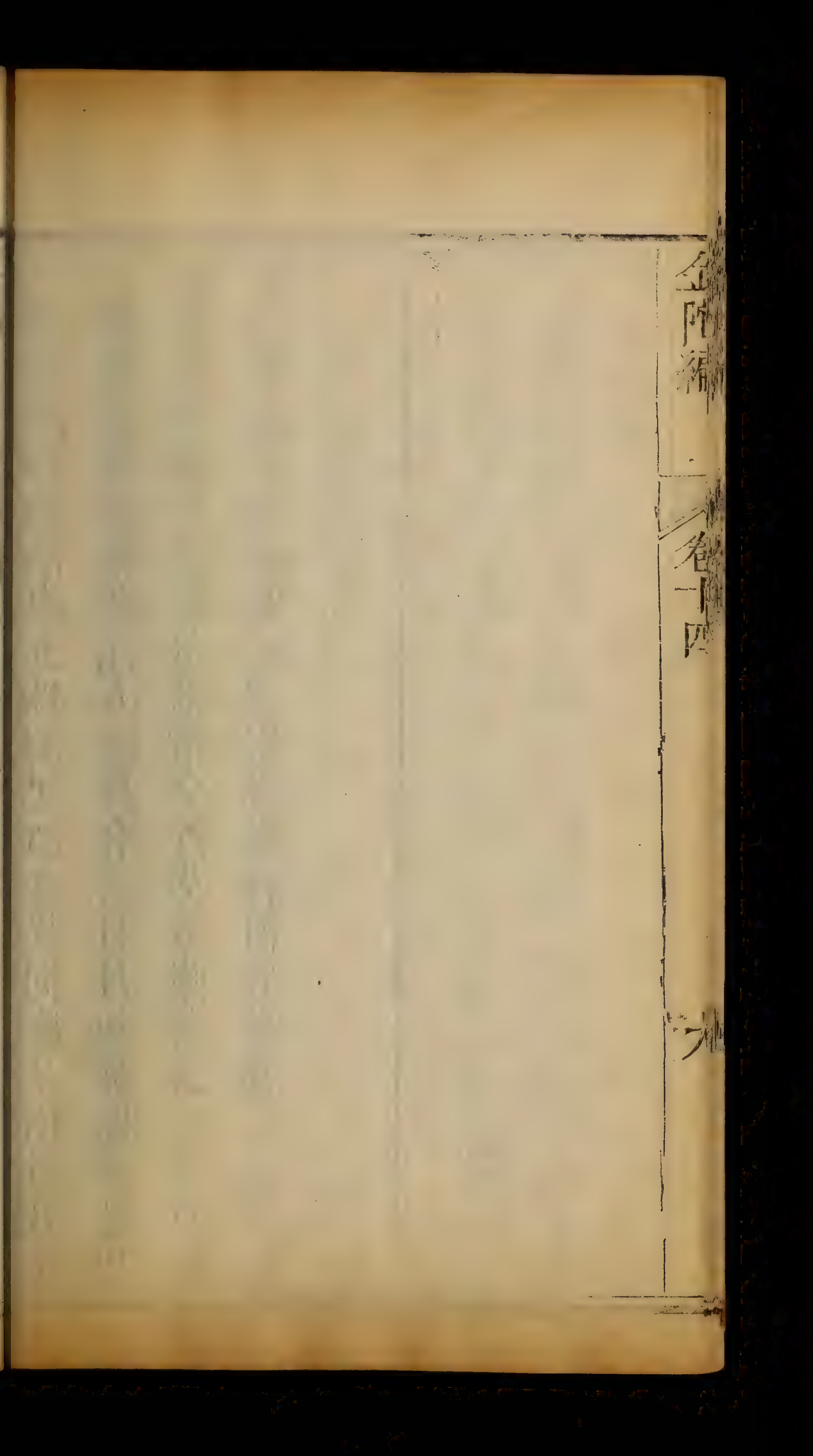
雲麓漫鈔云宜興張渚張氏圃臨水號桃溪岳侯嘗館其家題名廳事如此及岳陷罪其家洗去隱隱猶現乃金陀編作五嶽祠題記寥寥數語特拈出之

過張溪贈張完詩

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

毘陵志載完和詩云相別相逢不記春眼前非舊亦非新聲求色相皆邪妄莫認無疑是昔人兩詩刻石現存

景按漫鈔所誌與五嶽祠記語多異同應是兩首且王題咏頗多嘗贈狀元方逢辰有云日月却從閒裏過功名不向懶中求各句也惜全詩莫考陳省公云將軍遊文章之府洵非常才景安得盡掾而登梓焉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五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杜　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籲天辯誣通敘

臣聞天下之最不可泯滅者惟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物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而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屈伸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臣先大父臣飛奮自單平宣政間已著功河朔高宗皇帝受詔開伯府先臣首被識擢由是歷官

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勛名既高讒慝横出而先臣之迹始危矣是時城狐負倚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而先臣之獲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顧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㒩以百口保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詰而奪之柄最後劉允升以布衣叩閽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告訐自遥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均以附黨而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所樂刑者人

所避也豺狼桀驁而當道顧乃相率犯之軒冕在前覬而弗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于其心而後不忍爲不敢爲也且非特縉紳之輩心知禮義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冤抑莫伸者爲之而異時同列之將不忍以嫌疑而弗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弗言奪柄未至於僇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獄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迨不能逭牛草之命僇及其身爲世大悲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讞甚悉殄而宏圖之言悉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預爲此

望也然則此理之在人心蓋何如哉紹興更化逐奸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垂念先臣之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賜之家地疏以寵命而錄其子孫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原業而使之不糊口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軍民之望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溉徧及死生聖澤洋洋負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若先臣之慘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甫下朝彤廷而暮四海老耄童穉不謀同詞僉曰此太上

之本心而今皇所承奉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
伸狗國之臣斷非奸邪所能掩也于是三軍北向死敵之
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
少紓其鬱積之氣此非臣私其祖父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先臣果何以得此于人哉其必有不泯于人心者存所謂
理之正是也當汪澈宣諭荆襄之時列校陳牘造前訟先
臣寃澈諭以當奏知之語軍士哭聲如雷願各效死力爲
岳公爭氣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夫先臣馭軍
嚴肅雖小過不貫豈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耶即此以

明先臣之事葢有人心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寃而不知其所以寃臣請得而敘先臣之所以寃者夫先臣之酷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也俊之怨先臣非一端而其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逗遛命之怯敵不前逮先臣一戰即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視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以圖恢復之說忤之俊時大怒二也強虜巨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注特隆踰于諸將先臣于俊爲後輩不十餘年爵位相

埒後則嫉焉三也檜之怨先臣亦非一端而其大者有三焉合室南還已莫揜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顏于室撚寄聲之問以致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盟之語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議豈容有異詞惟先臣一則曰恢復再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閒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竄其謀危國本之意可知先臣誓衆出師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刼使者敗和議得罪于檜檜命先臣與

俊使山陽欲据攄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毅然止之檜已爲變及與耿著獄檜將以扇誣世忠先臣預馳書以白世忠其計不成犯其所甚惡三也夫俊以憾先臣之心諂事于檜檜之憾先臣者又藉俊爲切况當是時輔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訐告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刼于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兵柄而獲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于侥人之說而私

成于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非軍法以實其言而行
府興獄雖以俊之極力文致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
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夫先臣自束髮從戎凡經數百
戰而其內剪外攘之尤大彰明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
事破張用收曹成虜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擒
楊太以淸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
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跡一至朱仙而虜將願
降忠義百餘萬應于河北潁陳數十郡復于河南境土其
駸駸乎復舊矣而奸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鴻勳莫

冤此又雖三尺童子亦能爲之亟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迄今幾七十年雖忠義之心昭白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髫齡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恨不及逮事惟先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是旁稽博採而証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据依而參以家藏之誥本月日絕無稍謬如是者有年而僅成一書爰于行實編年內摘其所未明者自建儲以下凡五條條必有辨辨必有所引據庶幾上附信

史下咎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後世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于紹興十一年而秦檜死于紹興二十五年其間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凶焰烜赫威制上下專宰執之尊董筆削之柄當時日紀之官往往言于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脩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没其實至形于色其間如闕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未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

天下之大戸知之人誦之按之詔書稽其歲月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檜初罷相上召當制學士綦崈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世豈能磨滅洎檜再相深掩諱之公牓函章下台州於崈禮揩謝伋家取之以滅其跡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籲天辨誣之所由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獨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且以爲無故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

嶠之遺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高宗獨斷而拳拳聖眷首
發于揖遜面命之際故先臣復官錄孤皆高宗所親見而
先父臣霖自欽州召還賜對有卿家冤枉朕悉知之聖語
則孝宗所得先臣誣罔于問安視膳之餘者葢詳矣一時
值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
襃贈之典而睿旨煌煌且以爲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
嗚呼聖恩渥矣夫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勦虜
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
張邦昌虜所立也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宜散可也

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聖諭而推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闢獨以古人所謂死曰然後是非始定者已出于不幸而先臣之死二十餘年然後姧邪闢正論與九泉孤忠乃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懷邪以深入奮討為輕敵以恢遠畧為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為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為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為不必辨者也

臣珂昧死百拜謹敘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六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建儲辨一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不量彼已而幾敗國之大事熊克中興小紀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都督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前喪母乞持餘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

因奏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院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請憲強出視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官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輩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起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衆始安上詔飛入覲弼亦遣書促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昨在道嘗怪飛習爲細字乃

作此奏雖其子弟無有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并野記與薛季重所錄參修

勝非又曰時張浚欲掊擴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

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于九江之舟中鵬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諜報虜因以丙午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來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

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弼對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至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寄奏皆其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說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乎鵬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弼又曰不知若個書生教之耳先臣字鵬舉故弼與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之通論也自常情言則堂陛九重君門萬里殊不知其所殊者勢與位耳休戚之誼固上下相關者也隆古之世都俞吁咈警戒一堂未聞有嫌疑當避之說也昔唐大宗嘗以嫌疑

責魏徵徵力諍之太宗即悟今羅汝楫獨何見哉不以古盛朝之事責大臣而反以全身遠禍持祿養交之道示臣下也可乎哉先臣雖奮自單平然備位二府榮躋公孤當是時翠華南巡青宮未建先臣慷慨上疏卒致宸衷首肯朱邸肇開堅與子之斷固國本之重實先臣一語之感悟有以基之在昔昭陵不豫至和間諫官范鎮并州通判司馬光首建儲議宰臣韓琦輩力贊成之天下後世誦大臣之德不衰未聞以爲罪也若移汝楫于彼時則貪功要譽不避嫌疑之說又不當置范鎮司

馬光韓琦于先臣之後矣至若張戒之默記其顛倒舛謬尤爲昭昭臣不敢以臆說與戒辨請以高宗皇帝宸翰爲証戒之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言及先臣建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臣因名對實建此請又以爲諜報虜酋將有所挾以入京師與弼會于九江舟中言欲建儲以沮虜謀既又托爲玉音謂握重兵不宜預此之語又飾爲先臣失措之狀薛弼造膝之言而斷曰飛越職如此其取死宜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紀上之史院板而行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先

臣之不幸而弼之果于誣也夫丁巳歲紹興之七年也先臣與張浚議軍事不合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持餘服璽書名還復界以兵蓋是年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豫始廢則先臣名還時豫未嘗廢也豫方據汴虜何自而有挾以入京之謀夫建儲何與于虜而謂以沮虜謀是何說也然臣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弼請言其所據臣謹按野史諸書皆謂先臣嘗因名對罷得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至紹興十年虜再渝盟先臣灑淚誓衆奉詔北討數請入

覲面陳大計冀以感悟宸衷會事迫降詔不許然後抗疏親爲密書奏上上得奏嘉歎其忠賜扎褒諭有非卿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之語是臣竊考野史與鄒之說其時日不同旣若彼伏覩臣家天藻昭囘究其次第又若此而後知野史爲足據而鄒說果于妄誕也嗚呼建儲一事先臣密疏于紹興之十年未嘗面奏于紹興之七年先臣因請對不獲而後抗疏未嘗因諜報欲沮虜謀與鄒議于九江舟中云云也則鄒所謂玉音之諭先臣銜風吹紙之形并親見其習小楷之說詎有一實哉

年月先後之各殊面奏陳疏之復異弼其真致于誣者
拔弼在先臣幕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俱下吏遠徙獨
弼與秦檜善輿論皆謂弼舊居永嘉秦檜罷相里居弼
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嘗以先臣事密報檜
乃獨不坐罪偃然如故臣竊意小人苟免以全身見利
而忘義亦何所不至其極初不足以汚筆牘獨是忘國
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庇既欺一時以免其禍又托爲
游談聚議之說矯玉音而實其辭假他人之筆以欺天
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奥其用心之奸擠崖之險尤非他

人比也臣伏讀國朝律僞造制書及增減足以亂俗者棄市聖人立意之嚴如此夫制書不可矯也玉音獨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弼當在春秋誅心之典矣嗚呼高宗以宏畧聖度致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纔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權矯竊玉音已不能逃洗該等之奏論弼乃斷斷小人亦敢篤誣而矯妄若此俾洋洋聖訓玉石莫分分人莫可擬摞由此類推是非顛倒忠奸混淆而朝無信史野無清議豈獨先臣不幸哉

朱子全書有云岳某嘗面奏金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要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孝宗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有參議姓王者見飛呈劄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却來干預此等事卿沿路來見他曾與甚麽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是他大有見識我向來在朝與君舉言欲拈此等事尋幾件相類者一併上聞將其後裔乞加官爵以

顯之未及而罷景按當時金人非實有是事忠武亦非實有是奏也設有之朱子以爲大有見識者薛弼輩反以爲越職取死之罪而刻之而筆之於書以爲口實誠以小人腹度君子之心讒言其可畏哉越數載忠武手奏請正孝宗儲宮之位帝降札褒諭未聞以非所當預斥之也載前實行內朱子雖未及奏聞却有申省劄子載後昭忠錄鄴侯辨甚明更爲補其說於左　士景謹識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七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梓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淮西辨二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早稱敢毅亟蒙奬拔不十年間致位公孤且復使之握重兵居上游其所委付可謂重矣而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墮頽今春虜寇大入疆埸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于道而乃稽違詔

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匆卒復返所幸諸帥兵力自能破敵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厥後諸帥凱旋飛獨無功聖恩寬大例有樞筦之拜寵數優渥義當感激圖報而飛方事矯飾有識之士已譏其僞又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頃由簡拔委以節制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稱之數年之間寵數頻仍官兼兩鎮秩視二府乃始安於榮寵不復爲國遠圖矣故昨來被旨出兵則故稽嚴詔畧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命出使則堅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昔不應至是豈忠衰于君誠有如古人所

謂耶臣又聞飛自登樞極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安閑每對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適其誠與僞固不得而知然以陛下眷待之隆委任之峻不思圖報乃爲是計亦憂國愛君者所不忍爲也又言臣比論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巳三上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安能但巳况其問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明詔逗遛出師輒以道遠糧乏爲辭大將體國當如是乎陛下新命樞臣處飛爲副超擢踰階正欲感激其心使之改意激昂尚蓋前失而飛乃外爲恭遜情實飾奸又言

頃者淮西之役張俊力戰而飛援兵不動飛當是時豈以爲虜去國遠闘其鋒莫當而欲避之乎抑亦坐觀成敗而效卞莊刺虎之爲乎殆皆不然其意不過專務保江而蔽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興小紀曰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屢勝復被名還乃以糧乏爲辭至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張俊秦檜皆恨之

王次翁敘紀王伯庠撰曰紹興辛酉虜入有飲馬長江之志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

以親扎趣之者凡有十七飛偃蹇如故最後降札有社稷存亡在卿此舉之語飛始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兀术重兵攻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召還壯心已闌且軋于和議辭以乏糧及濠梁已破方以兵來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聞天下之最難辨而易惑者惟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讒人也固誣矣而非竊其似以文致之則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惟知其誣不知其所以誣汲汲

乎惟惜其人之不得爲全人也則又卽其似而求有以蓋之嗚呼讒誣之似果足以欺人乎哉以是而論先臣淮西之事則逗遛違詔之罪固當辨而忠衰于君自安寵榮之說尤不可不辨者也先臣自金人殘虜以來嘗懷誓不與生之志內剪劇賊外摧強胡由是勛名日著上眷頻加論恢復則有天實啟之輔成朕志之褒論建儲則有一時智勇非他將比之獎此而思有以中傷之也上其果信我乎天下後世其能無清議乎盍亦求其似而言之先臣位三孤開兩鎮運籌樞府視秩相庭其

爵穹矣其位顯矣則吾得以志驕意滿不復爲國遠圖
且忠衰於君不思報稱之說加之而猶懼言之不足以
深服人也則先稱以敢毅又稱以有功名之志終且謂
先臣之平日不應若是使天下之淺見者聽之徒見其
爵崇位顯竊意其遠圖之果怠忠志之果衰或者其不
誣也而在愛先臣之忠者亦惜先臣之不克全其忠而
思有以蓋之則曰朱仙之捷也兩河忠義同爲響應虜
酋梟奔功逮垂成而卒墮奸臣之計亟班師還焉或者
其壯心已闌而不前乎反復而疑之則又曰河南之還

也我既先料其必敗盟抗疏言之表謝寓言之漫不我聽後車覆轍或者載于和議而不至乎嗚呼是蓋不知淮西事之始末而惑于讒謗之似者也委贄而事君抑君有命而謂吾之志已闡且咎其不聽已說嚴詔眘至跬步不移是可謂之忠乎哉若夫淮西之誣其目有四一曰逗遛遶詒二曰辭以乏糧三曰不携重兵四曰緩于救濠臣謹按當時之虜犯淮西也烽警方騰羽檄旁午淮西原非先臣分地也疑若可以晏然矣先臣一聞警報慷慨憤烈首抗疏論虜酋之不道願備前驅合諸

帥破敵以決成功故後御札報曰首得卿奏欲合兵討
賊具見忠誠許國之心然則東下會合之請已在上詔
未奉之先且其時復思虜穴必虛乞即直擣京洛尋又
恐上急欲退虜乞出蘄黃以議攻卻其拳拳憂國至一
日而兩奏載在御札昭昭可考及二月九日上出師之
詔始至先臣方苦寒嗽即以十一日起發故賜札有國
爾忘身之歎是先臣奉詔三日即行矣夫即其詔未至
而先請知先臣赴援之心切即其詔已至而即行更知
先臣奉國之意勤逗遛云乎哉辭以乏糧之說蓋張俊

忌先臣有功以前途之糧誤先臣先臣不顧鼓行而前故御札有轉餉艱難不復顧問必遄其行之語迨俊歸疑先臣漏其書之言於上乃倡言于朝左其說以誣先臣其實先臣所為托辭者何在耶即其後先臣得罪尚書省敕牒之文俱出一時酷吏手而俊所遺先臣書亦備載不遺蓋亦自有不能掩者也先臣奉詔出師以大軍行緩親以背嵬騎先驅其赴援之急可知而俊以先臣携兵為寡會不知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精兵者非先臣乎非即此軍乎且八千騎不可謂寡矣當時俊遺

楊沂中以全軍甌濠之餘虜而遇伏大敗殿前之兵幾殲亦宜其以先臣之兵爲寡也兀朮既遁先臣還軍舒州以待命而兀朮復趨濠州三月四日先臣聞警不俟詔而麾兵救之兀朮蓋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已前四日赴援矣其時日班班可考也張俊以全師駐黃連鎮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反以緩罪先臣乎哉王次翁之敘紀其誣罔尤甚方兀朮之來張俊以兵拒于柘皐蓋已過江矣先事深入之謀何在先臣駐兵江夏非淮西也親扎十五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舉原未嘗有

是詔也移軍三十里而止自鄂而廬自廬而舒自舒而濠果三十里乎哉身居政地懵然不知而徒以口舌置人死地何耶臣竊惟高宗留意戎昭未嘗頃刻忘念故或一日而降數詔一事而下數旨者有之先臣隨鄧襄陽之戰被札凡四淮西宛洛之捷被札凡七虜人再叛河南復舊疆援劉錡首尾兩月餘奉御札者又二十有三焉豈得以拜命之多遂罪之爲逗遛也臣更有說焉當張憲之繫獄也張俊鍛鍊原以先伯臣雲通書之故追先臣下大理對獄無實按坐兩月無一語以詰先臣

既而思之柏臺有是六奏也其中遐遁之說或者可以致罪乃劄下詔獄雖先臣之辨甚明而終莫之省是則王俊所訐非此也張憲自誣非此也即初揆終了不相涉先臣何罪遷就此說而被戮哉臣重惟先臣得罪之後秦檜使其親黨搜刮囊橐而先臣所被受詔札悉置左藏抑不思龍翔鳳翥之文塵世罕覩先臣被罪籍沒亦嘗上之秘府與天球河圖共垂古今檜敢輒棄于南庫左藏煌煌天筆任其擲犮使聖主鴻謨妙畧湮沒不宣其無君之心抑可見矣孝宗踐祚慨念先臣猥以臣

先父霖請賜與臣家迄今蠹魚蝸牛之侵雖重飾嚴護尚有遺跡臣每捧讀輙哽涕而不自禁抑猶大有幸者淮西十五札並存不失使臣得以按逐時日敘其次第而鐫之石以傳萬世不然則先臣之誣尚何所據而明辨之嗚呼檜欲泯之而天弗泯之是天蓋留之以賜先臣家而令先臣之事有所指證而昭白也哀哉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八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山陽辨三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搖動人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此邦于邊面最爲緊要正捍禦所宜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曉所謂他日對士大夫則又二三其說忠于謀國者固若是乎茲者入覲朝廷力

辭使命雖已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自若也夫廟堂筭畧所自出使飛所爲悉如山陽之事豈不上悞眷注又言聞飛近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事飛乃倡言山陽不可守軍民搖惑所幸張俊止其言紛紛自定不然使其言遂行則既失山陽後雖斬飛無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夫謀國不忠者其效必至誤國飛實有焉若使尚贊樞庭終恐有負委任物議籍籍其失人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淮而不知主其議者何人止聞岳飛等不和不知其所以致

不和之由者何事於是力採輿論而知其原皆出飛一人而已飛自去秋入覲便爲保江之説欲移屯九江置兩淮于度外迨陛下擢登宥密與張俊同按視楚州方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淮要害之郡也而飛又以爲不可臣不知飛之意果何爲而出此耶

熊克中興小紀曰紹興十一年七月右諫議大夫方侯卨論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飛提兵十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欲棄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南無山陽則通泰不

能圍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北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窺視飛于衆前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葺不堅戍山陽欲棄而他之飛意在附會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對曰陛下之言及是中外或未知也八月張俊岳飛同在鎭江府而又諫議大夫方俟卨等論飛淮西逗遛及是棄淮保江之事弗已于是飛上章乞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奉朝請飛既罷俊獨留鎭江以爲備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張俊岳飛被旨按兵楚州行進鎭

江時韓世忠人馬入較場俊欲分其背嵬軍飛曰不可今
國家惟自家三四輩以圖恢復萬一官家復使之典軍吾
曹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修城
守飛不答者久之俊屢強問飛亦勉答曰吾曹被蒙國恩
當僇力以復中原若但爲退保計何以激厲將士俊又不
樂語稍侵飛遂遷怒于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飛懇救數四
不從俊歸遂倡言飛議棄山陽專務保江檜諷諫臣羅汝
楫劾之

臣珂辨曰臺評謂先臣欲棄山陽而專務保江是誣也

秦檜實主之而張俊先倡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托之君以爲說因以欺天下後世也嗚呼小人之誣忠良若是其可畏哉且夫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于先臣當僇力圖恢復之說自知其中心之不可掩乃揑爲是說以誣先臣万俟卨羅汝楫復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以倂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俊也畏劉麟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俊也大駕親征而以墜馬傷臂辭

者亦俊也俊平日之勇怯其不可掩如此况當是時遷怒于候兵俊之憾深而俊之迹顯矣則是嫁禍于先臣也豈非欲自文其慭且以快其軋已之憾耶欲晝淮以和戎者誰乎豈非秦檜耶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謂先臣不死終梗其議故謀置先臣于死地而又慮萬世之議已乃撰爲玉音以實其罪曾不知異時諸將並進版圖半上職方而亟請班師者檜也淮西虜遁將議逐北而名諸將拜樞院者檜也通書虜酋主晝淮之誓者檜也檜平日之奸邪若此乃信張俊說而黨陷先臣何

耶熊克小紀稱宰執奏事有此玉音由此觀之檜蓋自造此玉音口授史臣俾誌之并欲使其君分後世棄地和戎枉殺大臣之謗者也且建炎四年張俊欲命先臣守鄱陽而先臣面奏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首嘉諭前建炎元年先臣與張所論兵備陳燕雲利害所大是其言一先臣也豈有智于前而闇于後者哉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保其說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奧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忠氣所立高厚對越豈區區爲守大江之謀者抑臣攷熊克之書有曰

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檜專
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己見有非玉音者該以爲不足
垂訓奏請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迺三十年纂爲中
興聖語是檜專政時敢于矯爲亦明矣然此誣先臣之
語該獨不刪何也獨不思該之竝相者非万俟卨乎卨
蓋主鍛鍊先臣獄者其肯盡刪之乎又如克所書紹興
二十二年四月秦檜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
差總管而玉音有曰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
說諭諸軍乃止夫先臣自淮西被詔入朝蓋未嘗至鄂

而徑趨行在遂拜樞密出按楚州又未嘗至鄂而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始有証張憲之事然則先臣身在輦轂下何由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脫有是事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無所不至胡不聞以此語一詰先臣哉觸類而推檜狹小先臣之功而甚先臣之罪托爲王者者何可髪擢至于禼之二疏克所據皆出于孫覿誌墓之文覿以諛墓取足貿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啟譏罵肇于王明清之錄天下傳爲唾罵在臣不必深辨獨其誌韓世忠墓直指先臣爲跋扈而儷之范瓊臣竊

異焉且如呂頤浩之元勲呂惠卿之誤國莫儔之附虜其爲人皆不待言而自見而覿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爲世大儒而自願附名于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閒置散老死不用而謂廟堂爲非是於頤浩直指爲山東㖡棗栗一㫖天下公是公非之理固如是乎哉是則克蓋惑于沈該之不删而目眩乎孫覿之所誌小紀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嗚呼先臣山陽之誣俊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檜以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覿以苟揜禼之惡而筆之克以輕信覿之誌而述之寃哉先臣之

大不幸也使識者有以察乎其間則先臣之誣必有能
辨之者矣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九

七世孫　柱　嗣刻
王嫡孫　珂　編進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張憲辨誣

王明清揮麈錄曰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張憲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于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憲使奴厮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亭上張太尉先

與一和尚秉燭對坐俊到時和尚往暗地藏去了俊唱喏
坐畢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裡睡得着俊
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
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太尉道得出衢婺州俊道既得衢
婺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太尉道恐有後命俊問如何太
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
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罪
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
曾賜罪太尉不須生疑慮太尉道更說與你相公處有人

來教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太尉道我這裡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太尉道這裡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在襄陽府不動朝廷知道必使岳相公彈壓撫諭俊道不然一動人馬朝廷必疑相公越被罪也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相公來便是救他朝廷不肯教相公來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太尉道擄劫舟船裝載步人老小軍馬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太尉道待我做則須做你安排着我教你下手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太尉道誰敢不

服有不服者都與他勦殺俊道人馬做甚名目起發太尉道我做一件朝廷假文字俊道恐敵面張相公人馬來追襲如何太尉道必不敢來趕等他來時我已到襄陽府也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府糧如何得勾太尉道將這裡糧盡數裝去襄陽等路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一年之外我遲則遲動速則速動你安排着又道背嵬遊奕王剛張憲李璋姚觀察等你明日來我這裡聚廳時以我言語意思替他濾講都要相從俊遂别歸次日早衆統制官到張太尉衙門太尉不坐衙俊叫起姚觀察于教場內亭

子西邊坐地因與說昨晚張太尉言話姚觀察不從曰不可壞了此軍人馬且看國家患難之際因散罷覆與張太尉知道俊便辭出以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至樞密行府俊去辭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粗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藏一處你收拾了等我來叫你俊因自思俊原係東平府第八長行因本府缺糧諸營軍兵呼千結連俊欲共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營不敢負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繼而金人侵伐靖康元年首從軍旅與

金人戰于京城下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授成忠郎後來竝立戰功轉至今官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連結俊起事俊不敢負國家欲待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告首又恐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事發臨時力不能支使俊陷于不義已于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依軍法施行於是俊以此狀告于王貴貴執憲以歸張俊時俊在建康預爲獄以待憲王應奏請于俊謂密院從無推勘法恐壞祖宗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

成造大里寺後小名喜見濟南府人范瓊領兵京東後爲劊子

臣珂辨曰嗚呼張憲之事臣尚忍言之哉夫天下之理固有迹非相關而其始終乃相須而後明者張憲之事是也即首狀而觀獄成了無干涉王明清之所錄亦既明矣臣于此而尚容喙焉不幾于詞之費乎嗚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夫先臣之事著于人心信于天下書于國史傳于野錄皎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盡而深究固不待言矣獨張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爲先臣

愛將而一時被誣含寃地下雖蒙復官錄孤已足垂信於後世而覼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迄今門第湮替卓錐無所子孫流離糊口四方縉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朝廷之優典因其久而遂湮九原之下欲愬無能或者因其跡之未明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知故謀還兵柄而已副之說載于林泉野記百姓皆晝夜不安之說載于三朝北盟集大抵人皆明先臣寃而不明憲之寃殆以爲憲果有是嗚呼臣而不辨誰則辨之且憲之誣未明則先臣之跡亦幾于晦矣此始終相須臣

之所爲不容已于辨也按張憲當日享廉車之秩居玊安之位擊鍾而鼎食厚茵而高枕謂其釋此不爲出狂謀以蹈不測既非人情乃謂其以謀告王俊而俊發之其不近人情尤爲昭昭何者告人以非常之謀其所告者必其素知而深愛者也抑至密而不疑者也謂俊爲憲所深愛者耶同軍而處反目如仇奸貪之跡屢爲憲所裁爲憲所不疑者耶鵰兒之號久著于軍憲爲同列夫豈不察使憲而愚無知也則於異謀乎何有憲而稍有思焉必將曰彼原以告訐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謀告

之耶方且有疑畏之不暇而已矣不但此也論難十餘反俊未嘗少順其說憲盡亦少覺矣方且諄諄弗已盡吐衷腸漫不加省且命其遍白于羣校公然不諱嗚呼叛逆爲何如事若是其謀之疎忽乎矧俊之首狀曰如有一事一件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可謂確矣而行府鍛鍊之案有曰是張憲即不曾對王俊說岳相公得備褒州亦不曾說我理會得朝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不來也是張憲亦不曾道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我教你下手做亦不曾道待有不服者都與勦殺不曾于九月初

一日赴行府時向王俊道你後面粗重物事都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這懣一處你收拾等我來教你做等語此先臣被罪尚書省牒之全文也嗚呼以當時酷而太甚之吏讞已不能盡掩矣自廿軍法之詞於此乎何施非檜與俊力肆誣陷之風旨鷙賊如王俊敢爾欺天誣至謂先臣令孫革于鵬致書于憲貴令之處申探報先伯臣雲致書于憲貴令之擘畫措置其不根尤為著明臣請不求証于他人惟以王俊之首狀詰之尚書省敕牒備文又載王俊小貼子有日契勘張太尉說

岳相公處人來教救他俊郎不曾見有人來亦不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言故要激怒衆人背叛朝廷其狀末又書云初八日隨狀陳首則是通書之無跡俊首狀亦既言之矣而行府之獄乃謂先臣因書以誘之何顛相背馳耶且救牒之全文曰某日遣某人先臣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雲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嗚呼書既焚矣其果有是書否耶即其後韓世忠不平之問檜僅以莫須有答之是檜亦明知其無矣而後擬爲淮西事以詰

之明清之錄謂其別無干涉信哉雖然亦考一時之事
豈但如前數者而已跎踏兩軍之說以威脅董先而成
之比竝建節之誣以獄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會議而
言曰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
又謂先臣指張憲而言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
人去跎踏了指董先而言曰似韓家人董太尉不消得
一萬人去跎踏了嗚呼蘊異謀者固若是乎此辭者狂
者之所不爲也万俟卨之奏亦自知其難以欺人故曰
張憲理會得岳飛所說只是欺負逐軍人馬不中用又

以此並之語爲指斥乘輿跪踏之語爲陵轢同列則是語也尚亦知其不近人情矣張憲之妄供以鍛鍊也董先之妄証以威脅也趙甡之中興遺史所載謂董先之逮至也檜實經營之則此一証也又豈無其自哉如以建節之年上方藝祖董先下吏供說云曾見岳飛說我三十二歲建節自古少有卽不曾見岳飛比並藝祖語言矣此又不待臣之辨也先伯臣雷時以童穉之幼亦下之獄逆獄成而曰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嗚呼天乎何所而乃妄逮人乎既知其

無罪則何爲逮之豈其初懵然不省至獄成而始知之
乎獄吏之漏網宜乎發明清之三歎也傳曰一薰一蕕
十年猶有餘臭忠之不能勝邪久矣先臣之不幸臣有
明辨何必索他人之瑕以自解然臣深懼後世之忠邪
莫分而敢附其說于此焉秦檜爲撻辣行府代草檄吠
堯而室撚實在側洪皓托爲寄聲而檜變色不暇通和
之始私于金人驛書往來𡰪𡰪如家人婦子語檜復設
爲不得輒易大臣盟之言不幾于脅君乎張扶勸檜乘
副車而擢之王循友乞檜加九錫而賞之不幾于異謀

乎張俊不肯救趙立而鼎卒不能使大駕親征復不肯行鼎叱而去之至平江以墜馬傷脛辭遷延顧望鼎抗奏請誅俊以儆不用命者此蓋不僅臨事征討稽期三日也利秦檜併兵之策明築山陽以示無踰淮北意使命往來贊成檜畫脅君之舉實預謀之蓋不特漏洩朝廷機密事已也其他如檜之靖康議狀存趙俊紹興五年李成之破皆其欺世盜名之大者臣抑有考焉攷王明清揮麈錄載議狀乃馬伸之文檜初不肯簽不得已始書後乃自據爲功遂襲富貴乙亥歲伸之甥何琉持

仲手稿上之檜怒竄于嶺表更化後首復琥官贈以員郎而仲之忠始顯俊以怯敵不進盛言李成之衆以誑天聽高宗宣諭有卿獨無功語俊始竦惕承命而後乞以先臣同討賊卒之馬進之死張用之降李成之遁皆先臣力而俊得冒之以逭其責且冒其爵賞二者皆檜俊所夸耀而藉口者而其實乃如此則其爲人不從可知邪臣既泣血辨先臣事而終之以此使後世知檜俊之爲人則薰蕕其判然矣

之爲人則漢猶其朔然矣
御而臣於逆自辨先臣事而終之以此使後世知其
後所冀獲而藉口者而其實乃如此則其爲人不待
先臣乃而後得明之以定其實且言其餉賞二者皆
以先臣同謀毀李文忠進之死張用之際李欽之過若
天聽高宗宣諭有衛獨無功語後始歸遇承命而後亡
而而倫之忠哉語後以其敵不進盛言李成之衆而
倫手稱上之權怒敢干戮表更在後言今予

岳鄂王金佗稡編卷之二十

七世孫　柱嗣刻

王嫡孫　珂編進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承楚辨五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準御筆處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帥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勛望特隆已降指揮並聽節制比聞王師寨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州尚遠勢不相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於卿爲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

諸鎮用命僇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虜朕亦嘗議遣行在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國必悉朕懷十五日付光世臣契勘自八月廿四日遣兵渡江逼近承州至今與金賊大小十餘戰累獲捷勝及措置招納女直種類蒙朝廷察見臣所遣軍馬久住江北孤軍獨行指揮臣會合岳飛王林郭仲威等人馬臣承指揮日逐移文催促岳飛等約至二十餘次終是遷延又巧爲詞說抵拒臣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訖若使岳飛等郎時恭聽朝命刻期前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隙間不容髮飛

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致貽陛下憂勤實不勝憤憤今臣已將沿江應係賊馬來路嚴爲把截必不使南渡兼已密遣人前去承楚伺探賊情若有機便可乘即便措置勦殺次奏聞事奉聖旨劉光世所奏具見體國忠勤令來楚州既失其通泰最爲要害萬一虜人侵犯必窺海道仰光世多方措置節制諸鎮誡諭協和一心僇力保守若無疎虞即當以功贖過更與優異推恩仍當切探賊情有機會可乘即準備勦殺渡淮毋得稍失機會

臣珂辨曰臣常恨先臣不幸受稽遺君命逗遛出師之

謗者有二紹興十一年淮西之役與是年承楚之役是也淮西之役先臣勛名既高爲時忌嫉遂挂吏議以及于危承楚之役先臣勛名未極權臣未用天聽難惑故卒以功聞然則是役也似可以不必辨然使後世或取是役以爲淮西證則先臣之誣不可洗矣臣請得而極論之臣聞覈事之同異必以時日責師之成敗必於主帥古今同一揆也何者事紛于冗必有其證證之者時也師合于衆必有其主主之者帥也使不証于時則利口騰說各謀其身而事實淆矣不責于帥則發言盈庭

無執其咎而軍律亂矣先臣敢以繫事之時日辨先臣不受朝命之謗而以節制之專旨辨光世諉下罔上之奏而使信史有考焉虜之寇楚州也趙立告急密院發書趙鼎首命張俊行而俊方以全軀保妻子爲重自度力不能辨至以併亡無益爲辭鼎折責之而俊逡巡鼎卒不能使上乃改命光臣而令先臣腹背掩擊隸光世節制時上詔雖下而先臣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赴鎮撫之任未之知也十九日先臣發宜興二十二日軍至江陰其軍卒之孥合七萬族舟輿糧未濟先臣聞警

輕騎而前二十六日入泰州未覩築郎籍選軍士于教場九月初二日入治所次日郎復出屯初九日軍既畢濟郎日引兵屯三憪爲楚聲援二十日遂抵承州接戰彌月三捷送俘行在上賜札褒諭時先臣兩以狀申光世乞捐一二千之衆持十餘日之糧共相掩殺賊衆光世皆不報先臣乃夜飲士卒以忠義憤激之故所向成功也迨承州既陷詔光世保守通泰先臣在承州亦被還守通泰之命遂旋師自北岸村至柴墟諜報金兵二十萬取通泰光世復遣諭不遣援兵先臣以聞十一日

得旨乃全軍保護百姓于沙陰而泰州爲鎭撫分地不
付糧糗先臣至劄虜尸以繼廩焉而光世反以逗撓爲
先臣罪何耶且夫逗撓而不進者誰乎郎光世也御前
五降金字牌樞密院十九次劄下坐玩兩月光世蓋未
嘗一涉江也其視以身督戰之詔爲何事自先臣以下
竝權聽光世節制會合救楚光世僅遣一軍半途而止
蓋未嘗與諸鎭遇也其視親統全軍會合之旨爲何說
孤城受圍虜兵方熾存亡之機蓋在趙立趙立何在在
山陽也救援之師竝聽節制號令之出蓋在光世光世

何在在京口也璽書絡繹而促也廟堂專書而言之光世卒視爲迂緩臣不敢與光世辨特兩書之以俟信史之考是非自可定矣然則光世之上此疏也自以嫁禍爲得策而首列御札誠捫心而自問焉不亦汗下而戰慄乎臣按當時同被犄角之命者王林也郭仲威也趙立也王林白降指揮竝不曾分遣一人一騎朝庭之命固言之矣郭仲威也天長掠路人以自資尚安有鬬志趙立于重圍之中救死不暇何有于犄角如是則先臣一軍之外惟王德耳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斬二

棧而益悖訾不可用僅能自守其柵而已先臣獨以孤
軍出屯留州外戲下不滿數千建康之戰瘡痍未復徙
屯之所遶在宜興兼以饋餉艱難廩食不繼僅能渡江
而值泰州之匱視事一日而出屯八日而軍出不解甲
而征益以泰卒又皆鳥驚魚散之餘特激于先臣之義
願効死力則是舉也先臣奮萬死之勇急孤城之危不
幸而陷力不足耳雖一時例被詰責而屢與虜戰備見
忠勤之旨蓋已不能逃昭融之鑒虜已陷楚旋軼逼泰
高宗乃責先世以後效委以多方措置時先臣亦被旨

還師保泰虜衆二十萬環城而陣先臣獨以扶傷之卒賈勇于累戰之餘柴墟再捷河流爲丹先臣身先士卒體被兩槍乘勝逐北追虜既遁入柵盡護數十萬生靈保柴墟乃先世者非惟措置之責漫若罔聞一卒之援亦未及於泰矧先臣爾日糧復不敷至食虜肉乃盡護百姓渡沙陰精騎殿後虜不敢追一何其偉耶嗚呼楚既失矣通泰之責上之冀後效于先世者何如也王德一軍之在承楚雖不可用猶能歷境而先臣之通泰則併此軍亦無之矣光世之拒違君命罪其可逭哉故承

楚之事無與于得罪而臣不憚喋喋以辨之者誠懼此奏不明則異時循轍之誣將難免于疑似之跡是以籲天聡雪而詳著之云

景按赤齋公之進此籲天奏牘也被旨送後省看詳尋門下中書後省奏覆云岳珂編年家集採摭精詳宜備太史紬繹其辨誣內并理雪飛子雲與其部曲張憲亦是明白奉旨依看詳到事理宜付史館訖其後尚書章叅穎別作鄂王傳上之朝其末以爲厥孫珂嘗著辨誣五事謂建儲之議在軍中奏薛弼謂陛對時者妄也辛

西金賊入寇飛駐兵淮西不動御札趣之凡十有七飛
始移軍三十里而止者亦妄也御札非有十七且非有
社稷存亡在此舉語也謂飛爲楚州不可守專務保江
及宰執奏事上有謂飛要譽語皆所以誣之也劉光世
承楚之事御札亦爲可考又云飛始下大理王俊訐告
張憲言欲謀復飛兵柄閱實無是事則又求之書書莫
可據又求之飛平日之言言不可誣乃及淮西逗遛一
事卒之以附會成獄灑灑千餘言具載昭忠錄內又宋
史忠武傳後附薛弼條謂岳某之難以檜居永嘉弼嘗

遊其門且爲檜用事故獄成弼獨免罪世以此少之又張俊傳有俊附檜殺岳某等語又甘露園書云攷中興紀事載當時事甚悉而於岳王之死乃無一語獨檜言王見疑於高宗者屢屢今畧舉數端紹興七年飛入覲叅謀薛弼從飛進手疏上不悅飛聲戰不能語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言諜報虜欲以丙午元子欽宗子入京闕請正資宗孝宗名以沮其謀朕言卿握重兵於外此事卿不當預弼出語人曰飛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矣是帝疑飛樹黨而欲殺飛一也飛再入對請

由商虢取關陝欲併淮右兵以行上曰朕駐蹕此以淮甸爲藩若輟淮甸兵便能定中原朕亦何辭但恐中原未獲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高枕而臥飛無以對及陛辭上曰卿昨奏事輕率朕不怒也若怒卿必有行遣矣是帝疑飛撤備而欲殺飛二也十一年虜犯淮西上詔飛應援飛以之糧辭上手扎促其行者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降扎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行飛移軍三十里而止遂失濠州上有意殺飛是帝疑飛跋扈而欲殺飛三也云云 景按此紀皆檜監史館時私揑以誣王語

耳建儲及淮西事亦齋辨之悉矣獨淮甸事未辨竊計當時長淮恭列巨鎮爲劉張韓分撫重地備豈王得輕言撤乎且檜誣王不但此時也孝宗乾道初王寃已雪乃廷臣定中興戰功十三處王獨弗預可知檜既死而餘黨狺狺史館歷久無直筆焉他尚何言哉据此則亦齋五辨內歷詆檜羅織王獄私譔玉音改削功狀甚且謀危國本及張俊之黨惡薛弼之陰邪并孫覿之諛奸熊克王伯庠之謬記遍考羣書確有明據夫豈凴臆逞憾私阿祖爻而有不足取信天下後世之公議者與士

據私阿濫交而有不足取信天下後世之公議者與士
燕克王佔庫之謬記逼考覈慎有明據夫豈淺鄙是
謀從固本及張俊之黨惡辟彌之隆邪幷孫覿之誣奸
齊王辨內歷誣檜羅織王構私讒主音改剖功狀甚且
儉黨信史館歷入無直筆焉他何言哉據此則亦
乃廷臣定中興功十三處王獨弗預可知檜既死而
言哉乎且檜誣王不但此也孝宗乾道初王宅已還
當時長淮淼列已論為劉張韓分撫重地備世王特擢
王延相及謝西華亦痛辯之悉矣獨許初本未辯證計

經進百韻詩

臣珂一介孱庸濫饕世祿每念沉冤未雪直筆久汚

二意纂修五年勤瘁比干宸覽謬簡淵衷萬死尚寬

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事輒賦百韻詩一首繕寫

恭詣天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

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至

承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北復地大蘖芽萌蠢爾

戎眞裔遠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中興

主初尊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嘉兆得庚庚四七膺休運三

干協一誠乾坤恢闔閤日月洗明淸天授雎壇爽風與渭
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跡聖虛眂寶匣鳴長劍雄冠影旻纓
衣裘供羿射燈火近輊藥聖世方求駿神明豈舍騂始從
魚鑰守乍夙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藁門擢彥
政氾水從閻勍驛名班龍節犀揮醉雀衔王師俱蓄縮胡
騎僉縱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廈手
支撐虜焰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粤傳警蹕右祖半公卿
憤起宜興旅追收建業城大江誰飲馬五岳更刑牲一蕩
西江李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桀觀築鯢鯨玉帳旋平

廣銅符遂帥荆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逋封豕山林息聚蘇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憑壘苗民敢抗衡銳師掀狻窟高堞覆堅棚鼎道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凶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貧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洺謀帥難張浚還兵慮鄜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更泗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餼未用渡河舉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甍流民俱授畝戰士樂從耕溝澮縈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稼漸玉飯香秔芻輓從今省兵儲益頓贏吏廉無鼠碩民逸異魴赬姑定

鴻溝約交馳絕域伻鄰歡欣玉帛宴衎樂簧笙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華禮容方濟濟華乘忽軿軿膺斷貽雄武天威震隱衒六師紛霧集四野盛雷轟戎駕爰方敵神鋒英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軍颺隼鷙胡穴泣鼯猩跬步歸京闕摳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續歸捧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業岌登樞極雍容儼珮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幷豈意中原畧深遘時宰情和戎徒效敬投機不闇禁

正爾先鞭着居然誘僭盈凶威搖吏牘風旨動台拜臬碑
饑吞噬鷹獒樂使令衆羣常忌冠同浴不譏裎遠慮爲遨
福先驅作綴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喬鶯盍效謝赦表兼
觀賜扎評許身無少媿憂國甚于醒彼諮宜投虎能言不
離鸚鳥蠲身蚕服兎健足先烹有客悲周道何人問會祊
同時惟切齒來者但懲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
從久定禍否待終傾先帝資神武深伉愴丈兄每懷得頗
牧胡忍棄韓黥哲鑑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
表返遺愕故壘營新祀畿封闕賜塋用心傳聖子述事廣

文聲斗雨興餘稿青天豁久盲先臣眞不朽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閣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鍧心術
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將幸非
遠徵臣矧敢輕傳訛稽史謬敗俗訂言譌日繫無虛筆雲
章有滿籠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願輒淸朝服叨承乙
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恩賜茅封寵光昭哀字榮
誓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景按集中附載舞劍賦贊出師奏跋謝表三道及是詩
皆亦齋公手著緬其忠憤之氣英烈之姿每見諸楮墨

固者豈惟瑰麗雄偉擅古作者之場其惓惓中原毅然與厥祖同出一致嘗覽其登北固亭詞云淡烟橫層霧斂勝槪分雄占月下鳴榔風急怒濤颭關河无限清愁不堪臨鑑正霜鬢秋風塵染漫登臨極目萬里沙場事業頻看劍古往今來南北分天塹倚樓誰弄新聲重城正掩歷歷數西州更點楊升菴讀之評曰此詞感慨忠憤與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詞相爲伯仲可登高望遠舉首高歌撫懷今昔正不知下幾許英雄淚也公著有義騐傳尤膾炙人口覼忠武王㒵馬對居然後先輝映焉

此外桯史愧郯録諸書散佚人間嗜古者往往能道之景侯彙輯成帙當嗣刻行世史稱公爲王名孫號通儒信乎無媿通儒之目矣士景敬跋

